

散文

送别叔父

■翟国胜

听到叔父去世的消息，我的心猛地一沉。春节前我回开封老家探看叔父，他还是那样爽朗，那样自信，约好今年有时间到我家住上几天，看看农场这几年的巨大变化，可万万没想到，他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叔父在我父亲兄妹五人中排行第三，我还有一个大伯、两个姑姑。

由于家里贫穷，大伯没上过学，父亲上个初小，叔父在弟兄三人中算是学历最高的，也仅是高小毕业。好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各条战线急需用人，父亲和叔父都参加了工作。农家子弟，没有任何背景，起点又低，叔父参加工作后完全是靠个人刻苦自学、积极肯干才受到组织的重用，先入党，后提干，并逐步走上领导岗位。他任过乡镇武部部长、副乡长、副书记、乡管会主任等职。1994年退休后他还是整天手不释卷，有时写毛笔字，并一直保持着关心时事的习惯，坚持每晚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三年前回老家探看叔父，饭桌上他说：“国有农场的危房改造已列入国家计划，昨天晚上电视里讲的。”其政治

敏锐性不减当年。饭后，他指着门上的对联说：“我自己写的，看看咋样。”语气中不乏自豪之情。我忙说：“不错，不错。”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赞叹，因为确实比我这个所谓的“市级书法家协会会员”写得好。

叔父原则性强，不怕得罪人，这在家乡是出了名的。当乡干部时他经常下村驻队，由于工作中敢于碰硬，自然得罪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一些亲戚。有人就骂他“六亲不认”。当有人把信儿捎给他时，他眼一瞪，“他能咋着我”，工作中还是一如既往。“文革”期间，叔父旗帜鲜明地制止造反派的“打砸抢”行为，结果被造反派污之为“刽子手”，后遭到多次批斗，但重新工作后仍是敢说敢讲，性格一点儿不变。记得1973年奶奶去世，当商议如何办丧事时，叔父坚持简办，结果遭到部分亲属的强烈反对，但叔父毫不退让，说：“我是党员干部，组织上有规矩，必须按规矩办。”三十多年过去啦，叔父当年的慷慨陈词我还是记忆犹新。

叔父有“刚”的一面，也有“柔”的一面。上

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每年假期都要回老家住上一段，而每一次，叔父都要把我带到他工作的镇上玩儿两天，借大量的连环画让我翻看。每次从老家返回，叔父总是将我送上客车，待客车开动之后他才离开。退休后叔父回老家和儿子住在一起，他主动承担起辅导孙女学习的任务，经常过问，其耐心细致，远超过当年对儿子学业上的关心，也许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弥补当年在外工作顾不上过问儿子学习的愧疚。两个孙女也很争气，一个在读研究生，一个本科毕业，这在乡下是不多见的。逢年过节，我们回老家探亲，叔父不顾年老体衰，经常是早早地到村头等着。而每次离别，叔父又总是依依不舍地将我们送上车。

“以后回家再也没人接送你啦。”听着母亲的叹息，想起堂弟在叔父葬礼上的泣不成声，我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

叔父，你走啦，你的侄儿永远想念你，你积极工作、刻苦学习、坚持原则、重视亲情的优良品德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记忆的花园 (外五首)

■卞彬

我的记忆是一个花园
里面盛开着往事的鲜花
它们时时在岁月里摇曳
无论春秋冬夏

你多像一只美丽的蝶
恍惚如古老的童话
展开梦一样的翅膀飞舞
迎着清风 映着晚霞

飞过悠悠岁月
飞过海角天涯
无论你栖在哪朵往事上
都能使它成为奇葩

不必担心被顽童捕捉
不必惧怕风雨的吹打
在我记忆的花园四周
我早已用爱做了篱笆

子夜写作

白天众多声音
被夜连根拔去
一种宁静莲花般
在子夜的灯下
柔柔地开放

是谁 把手中的笔
握成一根钓竿
试图在童年这条河里
钓几尾
活蹦乱跳的往事

咀嚼生活

实在不该过多地咀嚼这些
生活本身就该苦涩
三更醒来仍是黑暗
不如在无知的昏暗中
静待光明

但我的心却剧烈地跳动
它要把我的思想
撞出火花

信

那一封封信
是一条条小船
满载沉甸甸的思念
往来于你我之间

那一封封信
是一条条长线
无论相距多远
都能把我们紧紧相连

夜

多好的一位慈母
总是按时而来
撩开她黑色的衣裙
把万物揽入怀

一切都入睡了
她仍轻轻抚拍
直到东方发白
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明知你不会来

明知你不会来
我还是一次次走出门外
一次次走出门外
一次次翘首期待

明知你不会来
我还是一次次把自己欺骗
一次次把自己欺骗
一次次默默把你呼唤



一树繁花

■姜红波

在淮阳剪枝公园里，看见了这样一棵树，不，准确地说，是两棵长在一起的树，合而为一的树——爱情树。

遇见，这样的一棵树，那已经是许久以前的事情了，它们在我的记忆里枝叶相依，根茎相拥，一树青葱。

随行的朋友告诉我，五百年前，一对平凡的守陵夫妇在这里植下了两棵树。这对年轻的夫妇相亲相爱，携手一生，而他们植下的两棵树渐渐地长在了一起。后来人们就口口相传，将这一对树称之为“爱情树”。

总以为，这样的一棵树应该有美丽动人的故事，没想到这么平淡。而究竟这样的一棵树有多少年的历史，也大可不必细究，那大抵不过是人们寄托的一些希望罢了。年少时曾读干宝《搜神记》，里面也有一棵树：战国时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甚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沦为城旦。凭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下，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两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人们渴望完美的爱情，然而事实却大抵不如人愿。

是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焦仲卿与刘兰芝的爱情给人留下一段扼腕长叹的遗憾，而一段梁祝情的悲切切、轰轰烈烈，又有多少人为之潸然泪下呢？

朋友转过身，指着咫尺之遥另外两棵树，你看，是不是有点儿意思？果然，顺着他手指

小小说

偏心

■王献伟

二妮打记事就知道娘偏心。

并不富裕的家，买了水果，娘总是捡大的给姐；二妮身上的衣服都是姐穿破后娘改制的。有时候二妮也闹腾，都说娘疼小的，到俺家咋就变了呢？但二妮怕娘那布满老茧的大手，她可知道那只大手落在她柔嫩屁股上的滋味。

大妮很争气，一口气就考上了省内名牌大学，娘高兴得合不拢嘴。二妮却把功劳归到娘的偏心上，因为在姐上大学的前夕娘对自己说：“二妮呀，咱家就这状况，娘怕供不了你上学了。”二妮分明看到娘转过脸去抹眼泪。

二妮虽然没有姐的成绩好，但她也有自己的理想，她伤心地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夜

半，天空也稀稀拉拉飘起了雨，似乎在为她鸣不平。

不知什么时候娘老了，满脸的皱纹、满头的白发，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没那么可怕了，变得瘦小干瘪。二妮也过上了娘原来的生活。

娘在省城条件优越，几次三番邀娘去享几天福，娘就是不同意：在家惯了，到城里不习惯。二妮挺孝顺，不嫌弃娘。

二妮这个时候总是满眼晶莹地转身离开，姐也就跟她而来：“二妮，姐知道你心里苦，当初咱娘也是不得已才……”“姐，我知道，谁让我们骨肉亲呢。”姐妹俩相拥而笑。

娘一病就是一个多月，看来时间不长了。姐终于回来。二妮有气无力地抬眼看看她：“姐呀，亏咱娘小时候那样偏心你，这么长时

桑，见证了永恒，在风起云涌间，固守一方厚土，一片朗天，一份挚爱。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那从《诗经》中走来的爱情也发生在古老的陈地。有时候，我们总是不小心地邂逅一生的美丽，皎洁的月，映出如水的光……也许真的有来生，相约在无数个轮回里彼此铭记，执著地踏上岁月的尘封，相濡以沫，相亲相爱。

“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低吟着席慕容先生的诗句，不再迷路，不再担心，无须转身，就在面前，不会擦肩，只是相看不语。

相信，明天，一树繁花，冰清玉洁，开满幸福。

娘的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俨然哭成了泪人：“娘，对不起，我已经请了长假，您的病不好我就不走了。”

“大妮，不哭，娘没事，娘要是走了，妮就没了。可怜的妮啊。”娘流出了浑浊的泪水。

“娘，您别说了，我都知道了。”大妮哭着说，“那天，爸看不过因一个苹果你打了妹妹，和您吵了一架，说一个捡来的孩子值得这样吗。后来，我在你放东西的箱子底下发现了曾经包我的那块红布。从那以后我就立志好好学习，将来报答娘的养育之恩。”

二妮傻愣愣地看看娘，又看看病床上的娘，走过去哭着说：“娘，姐是俺亲姐！”

娘点点头，姐是亲姐，娘是亲娘。